提要

榘菴集十五卷　別集類四元

臣等謹案榘菴集十五卷元同恕撰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徙于奉元恕年十三以書經甩鄉校至元間授國子司業辭不拜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置魯齋書院以恕領教事延祐六年立皇太子召恕為奉議大夫左贊

善明年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復辭不赴卒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所著槩卷集本三十卷至正初陝西行臺御史觀音保潘惟梓等始刊布于江淮趙郡蘇天爵為之序文淵閣書目亦載有槩菴文集一部八册焦竑經籍志乃作二十卷疑傳寫誤也明以來久佚不傳故葉氏菉竹堂書目晁氏寶

文堂書目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中頗散見其詩文謹抄撮編集分類排比釐為文十卷詩五卷視原本尚得半焉其平生著作不事粉飾而於淳厚敦樸之中時露峻潔峭厲之氣賈仁行狀稱其於詩喜陸放翁於文慕周益公富珠哩翀神道碑又稱至元三十一年國史修世祖帝紀采事四方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咸寧王辟為掾典司編録故於元初

典故最為詳贍集中誌狀諸作多有可與金元正史相參訂者惟祈禳青詞本非文章正體恕素以明道興教自任更不宜稍涉異端乃率爾操觚殊為疎於檢點今凜遵
聖訓概從刪削庶不掩其全美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古之君子道積於躬行修於家稱一鄉之善士者固有之矣及其至也稱於一國焉又稱於天下焉其沒於世則善言懿行恐使湮晦而弗傳歟天爵早歲居於京師凡四方之士文學節行著於州閭者未始不聞其名焉若故集賢學士蕭貞敏公太子賛善同文貞公則尤士君子所喜稱道者也夫二公生逢國家之治平親承文獻之緒餘深居而簡出惇行而慎言處於家庭則肅然

以莊接於鄉黨則薰然以和遠近學者之及門也則授之以經臺省名公之造其家也則交之以禮故小大敬服而聲聞日以彰矣自昔關輔風土厚完人材樸茂洪惟世祖皇帝始以潛藩分地請命故相廉文正王為宣撫使乃辟覃懷許公為之提學以興庠序以育賢材以美風化其規摹宏遠矣當時儒宿磊落相望至大德延祐之際則有若貞敏文貞二公者出焉風采凜然傾動海内於時朝廷方興文治登用老成屢以尊官顯爵即

史之有是請也豈惟使關輔之士企其風節學行而有所興起已夫至於貞敏之文散逸無幾將與文貞之孫再思等采而輯之共廣其傳焉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蘇天爵序

賀正日表

元 同恕 撰

玉帛會朝萬邦儀具九
儀盛德流衍極離曜垂象區中賀欽惟陛下以德行仁
以寧致和以教溫溫寬大之書登一世於春
臺寒有衣飢有食紹八荒於壽域彼無界而此無疆

31927

如日之升配天其永臣等幸逢熙洽阻會清明玉戚朱干莫傋右階之舞青旂鸞路第勤左个之瞻伏以王正謹始春秋大一統之書天命惟新臣子上萬年之壽兩儀交泰庶績咸熙中賀欽惟陛下有道元良太平真主朝慈宸以致德孝格文祖以燕詒謀鄒鰥寡而釋滯寃克廣好生之德時蒐苗而謹牧圉益恢發育之仁化日舒徐惠風溥暢流頌聲於四海集景命於三朝臣等心切中馳職叨外寄青陽左个儲神穆穆之居

嵩嶽中峯接響綿綿之祝

伏以正次王王次春一統大書於魯史寅攸丑丑攸子三代實行乎夏時玉燭調開闢之原寶運際洽熙之盛中賀恭惟陛下孳孳舜善蕩蕩堯仁安祖宗而樂神祇參天地而贊化育恩則時普協澤潤之始和德惟日新配陽明之方永時萬時億宜民宜人臣等外寄叨持中班阻蓬合宮在望仰瑞彩於慶霄崧嶽傳呼接歡聲於華旦

伏以元氣兩儀之運雖本自然太和四序之春實基有道惠風溥暢化日舒長中賀恭惟陛下德則好生心維不忍綱紀四方而勉勉發育萬物以洋洋志以道寧政由俗革無一事不師於古有所慮必在乎民茂迎玉燭之和翕受青陽之福臣等幸逢華旦阻會清班六幣九儀一人萬壽想元會奏章之盛頌太平景貺之新

賀登寶位表

伏以歷數在躬於赫惟新之命乾坤助順載綿有永之

肅久係億兆人之心蕩蕩巍巍丕承萬千歲之統民風於變祖訓有光臣等遡想朝儀徯叨郡寄遙望非烟之色恭效三呼仰瞻赫日之明欣同萬國

伏以一德克享天心於赫惟新之命萬年既受帝祉以篤無疆之休溫詔誕頒歡聲普洽中賀欽惟陛下乾坤再造日月重明審安定之算於一朝流恭讓之美於百世念茲皇祖敬所尊而愛所親立我烝民厚其生而正其德豈漢唐規模可得而髣髴雖堯舜事業未足以形

本無為之治孜孜求助股肱在位之臣信此萬年見於一日臣等恭逢盛際逖聽鴻儀歌如日如月之詩用遵周雅監惟精惟一之義願上虞書

天壽節賀表

伏以文明協帝祥瞻鳳舞之期濬哲生商瑞際虹流之旦騰歡聲於率土靄嘉氣於層霄中賀恭惟陛下總集妙勛光照全業惇典庸禮淳風還治古之隆善政養民德澤浸綿區之廣九族親而四門穆五辰撫而庶績凝

茲迓福於和平宜增年於逸樂臣等羈縻官守踴躍恩華漢殿阻趨莫預嵩呼之列竚階馳望但輸華祝之勤伏以帝德難名方謳歌於見舜天休滋至適際會於生商四海同聲三呼效祝中賀欽惟陛下穆穆盈成之守乾乾繼述之修以愛民為心故亟省循之使以得賢為治故嚴黜陟之官洞明照於六幽憺英威於八表宜百神之助順總萬福以登年臣等幸際光華猥叨恩遇願聖人壽如天地之久長為天下君邁典謨之渾灝

伏以日照月臨咸仰帝暉之赫天清地肅有開誕節之祥來百靈於九圍效三呼於一旦中賀欽惟陛下勤儉如禹聰明類堯黜幽陟明以廣我庶功知人則同乎虞舜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視民何異於周文對揚開後之睿謨潤色無前之至治奉令承教羣臣但仰於陶成浸義涵仁四海孰窺於運用磐石乎宗盟之固泰山乎國勢之尊宜增逸樂之年以介太平之福臣等濫膺職守阻綴賀班正乾位以長尊徒切北辰之拱握壽符而

難老方欣南極之瞻

賀改元表

伏以體元居正有開泰定之先累洽重熙載紀致和之盛渙汗大號洋溢歡聲中賀欽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講信修睦宗盟革暌異之心納款輸誠荒服致來同之貢兢兢業業以謹天戒皇皇汲汲以圖民安惠澤旁流時雍於變臣等濫叨委寄幸際光華自天降康四序休徵之備若惟辟作福萬年鴻休之特書

賀皇太后表

伏以聖治誕敷爰侈九重之孝坤慈廣被聿開萬歲之祥禮備宮闈歡同宇宙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聰明恭儉光大含弘勸相人倫躬虞嬪之至德址基王化邁周姒之徽音璇宮正南面之尊長樂篤東朝之慶臣等濫叨職守遙致賀忱百辟庭班莫接呼嵩之武萬夫營列徒傾就日之心

賀皇太后上尊號表

伏以聖主當陽德莫先於孝治毋君正位禮孰重於尊稱温詔一頒歡聲四洽中賀恭惟殿下坤厚而順恒久而貞太任之端一誠莊篤生明聖后妃之憂勤恭儉成化和平膺寶册之煥文享璇宫之至養臣等欻逢聞慶典幸際昌期想像清班奉玉扈而上壽形容善頌瞻金闕以馳誠

箋

賀皇太子正旦箋

伏以東風解凍俶頒鳳歷之新春日載陽遥覩龍樓之

麗元良以慶萬國為貞中賀敬惟殿下懿問蘭馨淵姿玉潤温文孝友兩宮咸得其歡心治理忠勤二府咸熙於庶績宜益膺於渥命以順履乎休辰臣等幸際昌期阻陪大禮仰齊賢於啓誦新以又新願等壽於喬松朔而復朔

策問

策問四道

問國家養才以致用學者藏器以待時不致於用養之

何為不待其時行之何能恭惟祖宗以真履實踐之學訓廸多士澤厚且久矣主上丕繩祖武厲精圖治取昔所議行而有待者設為科目延聘諸君諸君可謂得其時矣伏覩明詔有曰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大哉淵乎聖人之為心也夫自明德新民之學不講法術功利之說勝儒者甘於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譏莫知自奮歷世之治可以比隆乎古昔者亦寥寥也伊欲使道德一風俗同化洽民心刑措不

用真儒之效得以復見豈無其說乎諸君從事於致用之學蓋將有是責而不可辭者廼若端本澄源之用大綱小紀之施孰為古之可法孰為今之可行其究陳之有司得以寓目焉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唐虞三代之盛上以是教而取之下以是學而行之故當其時治無異學教化行而風俗美協氣流而瑞應昭粤自功利法術之說興雜霸辭藝之業作歷數十世雖以一時之

所立僅致小康而所謂明德新民之休烈則蔑乎其未有聞也主上御極之初銳情繼述興學養才思啟聖治於無窮首取帝王選士之法講而行之諸君涵濡大學之教為日已久是固深惟其義而力行其知矣敢問明德者何而吾又何以明之民之所以新至善之所以得而止之是必有其說矣有司願詳聞之以觀諸君所以副今選擇之意

問孔子殁能傳聖人之學者孟子一人而已著書七篇

先儒以為則象於論語旨意合同而孟子亦嘗自言所願學孔子至於篇終歷敘羣聖之統直謂孔子至今世未遠鄒魯相去居又近其自任以繼聖傳者豈不昭然見於辭氣之間哉是宜一言一行與孔子若合符節然後可以使人無疑今以二書攷之此矛彼盾蓋亦不少孔子稱管仲九合之功許之曰如其仁孟子則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功烈如彼其卑也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且數其養民惠使民義矣孟子則曰惠而不知為

政言之不同有如此者孔子於公山佛肹之召猶且欲往孟子則不見諸侯召之而不往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行之不同有如此者豈以聖賢之用不必皆同而聖賢之學固無不同邪不然何以謂之孔孟諸君潛心二書為日久矣微辭奥旨蓋已精思而熟講之其詳著於篇以祛所惑

問天災流行四方代有堯湯之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蓋所不免然晁錯謂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

也迺者自去秋不雨至於今六月旱乾為虐纔一歲耳廬井嗟嗟十室九空民之流離顛沛已不知所以為計矣夫善為國者當憂其未憂而不憂其已憂蓄積之備既曰失之於前而所以善其後者可不熟講而亟圖之邪矧今禱祀之禮救荒之政載在典冊可舉而行者有幾願條陳件列以觀他日學優而仕之用

欽定四庫全書

槎菴集卷二　元　同恕　撰

序

送雷季正序

至元辛巳之秋季正以父兄之命赴雲中理家事且行謂余曰吾與子居同里學同席講肄諷誦自幼至長未始一日不同業今茲有數千里之別子其謂我何僕於是俛而思仰而嘆作而言曰吾兄之行其固不容默然

自痛苦以來不親筆硯久矣思荒語澀將何以為獻抑嘗聞之士之生世不越乎出處兩者而已出則有君長之事處則有父兄之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固非袖手癡坐張顧待哺便已之安為得計也吾兄家事頗劇令尊丈行年七十介兄晨夕矻矻措畫經理具有條貫吾子今日學術聞望卓然為一世之傑者不無所自門戶風霜之任蓋有所不得辭也體父兄付畀之心念所在致死之義則凡世俗所謂遊觀逸豫奪時日而妨事功

者自有所不暇矣某也寡頑悖謬子而不子天地所不容尚忍為吾兄言此耶然不敢諱已之惡併以欺吾兄也勉之勉之

送艾伯充序

大德辛丑之冬奉政艾公之子伯充甫者與予遊一再月奉政公以天子之命總管峽州伯充當侍行且行徵言為別予謂伯充生長名門得諸家庭觀感者有餘師矣子之謬妄何裨萬一然感其意之勤而惜其別之遽

也廼誦所知以為獻昔人言公卿家子有賓客親黨之助畧識文書章句名稱籍籍因以致大位寒士何敢與較重輕嗚呼是特以地望峻顯獵取虛聲之易為夸以是存心疑非克負荷者若光昭世德之實其難殆相千萬也韋布之家能讀父兄書不得罪於鄉黨州閭已足為佳子弟稍秀而異一登仕版顯親揚名之譽斯歸之矣公卿云者如是而道德如是而才術如是而勳勞有目者能識有口者能誦也為之子者少不是似慙卿之

譏隨踵而至不幸而又出其下焉月旦不評矣蓋必有其位有其設施而後人以為有子苟無其位禮法之榮仁義之貴可以師鏡一世始為不失舊物者然則視寒士為易耶為難耶請以伯充言之其以身許國不避禍難歿有餘忠者非伯充之祖與提綱紀為良憲長課轉輸為才運使今雖勞以民社而公望攸屬者非伯充之父與不獨此也有若河南僉省嘉議公是為外王父有若雲南廉訪承直公是為舅氏文學政事之懿太史有

作當登簡册無疑舉内外兩家堂構之任隆隆奕奕其大如此伯充宜如何而為力也鈞斤之物夫人而能勝之斡鼎盪舟烏獲猶致慎焉是可以易心期之耶雖然伯充有淵敏莊厚之姿堅慤篤實之志又能潛心沫泗博約之傳以潤其身以妙其用昌黎伯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真能守其業者世德之昭在伯充難者易矣予今猶言之有初者慮或鮮終進銳者戒或退速無變今日之所守無染後日之所誘篤其慶而永其休則人

將枚數之曰顏氏之清臣柳氏之諭蒙艾氏之伯充也伯充豈無意乎勉矣晨昏神相其孝

送彭元亮序

至治改元夏建寧秀學彭炳元亮以束修之贄來見余視其貌恭聽其言從心竊異之進而問曰子建寧人邑居何在曰家故崇安考亭朱夫子鄉先賢也余益驚歎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誠哉是言及與之講誦神明開爽研深極微求聖賢立言之本以克夫日就月將之實閱

再寒暑勤勉如始至余方賴以相長而歸覲其親義不可遏迺請於余願賜之言炳得朝夕如對顏色遂告曰考亭夫子鄒孟氏復生也發洙泗之宗傳振閩洛之墜緒疏淪六經輔翼五典使堯舜周孔之道已晦而復明堯舜周孔之學已絶而復續天下後世不迷所趨厥功之大比於孟氏為有光焉今國家設科取士明經修行一以考亭之說為準四方學者家有其書人習其讀況元亮生長鄉邦風聲氣習他人所不能得而元亮獨得

之顧不為尤幸與定省餘暇以子之強敏取所著述循環程課若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可以獨善其身可以兼善天下不待他求而有餘師矣異時東南之士倚為考亭之柱石者必吾元亮也夫

党仲安周急詩序

予讀張子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嗚呼至哉斯言乾父坤母均氣同體厚薄之分雖殊生生之理則一人

靈於物而可贊化育獨是心之異耳是心者何仁義之心也有是仁義之心則凡均氣同體而不得其所者其忍坐視而不為之卹乎周禮大司徒以三物教民而卹為六行之一說者謂卹振於憂貧戴禮稱積而能散為開卷第一條吾夫子以周急戒冉有以粟與隣里鄉黨告原思聖人一貫之仁視天地萬物皆吾度內其用心為何如也三代而下俗不古若雖厚已者衆推恩者寡然史策所載推財樂施未嘗不與其賢瘠人肥已亦未

弗彰是謂蔽賢以德報德亦聖人所許鄉黨士夫賢仲安者欲揩之詩歌以為世勸幸先生倡其端予惟君子善善之速用之所言與予聞者合於是乎書至治壬戌五月吉日同恕序

謝翁八十詩序

真定謝良輔公弼致書西臺御史王公克紹曰公吾鄉人也知吾父者宜莫如公今年登八十公弼將展慶初度欲求當世士大夫雅辭妙詠侈喜奉觴贊善同先生

素願馳謁儻御史公賜言於卷首公弼之幸孰與為大御史乃謂予曰謝翁字成之淳靜淵懿斂藏知畧篤其用於家既完既美慨然以宗族鄉黨之憂為已憂紓勞振乏藥疾賻喪歲一不登散縉錢以助薪米之不給者動以千計大夫之賢仕於其邦或不幸無以歸葬必推濟之好賢達善勤禮勸義故人無貴賤老幼皆歸仁於翁享有壽祺聰明強健望隆鄉里人亦莫不歸榮於翁公弼嘗從先世父承旨韓山公學讀書事親蔚有賢稱

仕為真定等處管民副提舉以翁故也能遠致孝慰如是先生其無讓予惟箕疇序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人受形天地厚薄之賦萬無一同然必集是數者而後謂之備福得此而失彼亦未足以議為也理數之間氣機之內林林總總能是者無幾先儒釋經則曰德者總福之主夫德命於理福原於氣氣不足而理有餘不害為美祥理不足而氣有餘美轉而惡矣何者壽而不德為罔生為害世富而不德為怨府為禍階而康寧

之不德則亦沈湎嗜欲而長戚戚其何安之能有然則好德者果維持是福而培植是生也合二厚於斯世茲非至難極盛之事乎翁今既備此矣而又有令子令孫在右先後以適起居婉愉洞屬以承志意今茲之慶纔下壽耳引而中上直分內事詩歌之作殆將與三百篇相為少多也泰定改元二月初吉奉元同恕序

李承直八十壽詩序

天下有達尊三曰爵曰齒曰德三者有其一足以取重

於一世三有焉人之所以瞻仰而歸依者又何如也然嘗思之爵齒必資乎德而后可以成其尊德一之尊非爵而爵非壽而壽初無慊於三有者故孟子謂之良貴又謂之尊爵孔子則曰仁者壽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齒爵係乎天德係乎人能者修已以全天不能者敗天以縱已爵或與怨於不敢言壽或使人曰罔之生非天與其尊而人自失之與於此有人焉壽躋三老之域德居四哲之科爵雖晚榮而天發其慶方源源也舉一世

而尊親之非此之歸其將孰歸乎若我雲山先生李公承直是已先生肅恭淵實和易安詳自幼至老凡言與行無纖瑕微類為子盡孝為弟盡敬兄年八十有六每五日一候起居必再拜之驩然粲然恩之孚洽人謂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之風復見今日蚤仕軍府為幕長籌機畫變動中事宜上下敬信之既則嘆曰昔人有言與其富貴屈於人寧貧賤肆志哉乃斂迹宦途求遂其初時年猶未艾也課童奴耕織教子讀書從容交

舊聞人莫得而親踈之自號雲山閒叟閒作詩謌蕭散冲澹皆性情之發不事乎文而文自可愛村居詩云圍芳高結竹軒開滿意嵐光入座來從識終南真面目等閒花柳厭栽培又云陰晴雲氣何曾定今古山光依舊青為愛雲山心已悟動多成敗靜安寧胷懷本趣隱然見於言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今年登八十耳聰目明鬚髮尚烏步趨進止如六十許人嗚乎有齒有德如先生者尚可一二見之耶立孝弟之極於前儲詩書之

慶於後四子三孫聯芳疊秀又以見先生之能教伯子秉彝奉元醴泉縣尹仲子秉中內臺監察御史叔子秉義掾隴北道肅政司季子秉新給事翌昌帥府朝廷以仲子能於其職貴及榮親封先生承直郎國子監丞然則三者之尊萃於一身諸子之愛惟曰不足天其彰先生之德以是二者今日所至為之端耳詩不云乎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季夏六月望日始生令辰也御史兄弟將奉觴上壽鼓舞莫大之喜思得賢士大夫善頌善

禱之辭以侑其孝俾某也叙以倡之某惟鄭商人乘韋之儀以賤先貴故不敢辭泰定甲子五月丁未同恕序

壽吉太夫人八十詩序

魯由始封十九世至僖公諸侯之賢者莫此為盛魯人尊之作為樂歌以諷詠其美孔子刪詩列諸三頌昭示來世寔後閟宮之亂乃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則俯仰之間雖貴為公侯而人子之所甚樂其他不能以髣髴者非吾親之有年乎故孟子以父母俱存為三樂之

史昆弟用世衮衮以令聞廣譽娛悅其耳愛日孜孜以婉容愉色將順其心諸子所以壽其心者又如此夫人之慶殆將與貞松勁栢相為終始世俗所謂上壽者不可為數矣今年夏月上旬日之四御史昆弟以夫人年開八衮將率族人展慶初度願得名公碩人形諸詠歌以侑奉觴之喜而俾某也道其所以然者為之先云泰定二年三月吉奉元同恕序

党奉議改封二親詩序

泰定三年冬奉議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党侯若濟改封父母制曰党若濟父英從仕郎巽寧路汾州判官可封奉議大夫晉寧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臨汾縣子母張氏宜人可封臨汾縣君璽書煌煌震耀縉紳闔府皆榮賀焉於是侯請告大臣將躬致上恩二親河東且願得士夫讚善之辭以侑奉觴懇序於僕僕謂今茲慶幸在侯獨為非常之遇蓋古今所希有孟子謂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以父母俱存為樂

之首國家湛恩中外臣庶品秩預慶典者不為不多榮及偏親幾何人哉侲之兩親年皆八十有七鶴髮鳩杖安享一堂此今人所希有求諸載記老萊子行年七十孝奉二親製為五色斑斕之衣娛悅目前侲今命服襜如趨翼膝下此古人所希有嗚呼誰無父母誰無子孫上下總福各如願欲乃獨於党氏見之豈培基植本深資孝引固有人所不及知者耶侲其益勉忠孝開國之封自今以始

送張克禮序

國家取人非一途由儒學既設經明行修科以極選舉之公又令得察貢各道憲司試補掾屬蓋欲使習知政體以權衡百司故凡得踐是途者謂之清流歲積月累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器無乏用而庶職交舉嗚呼休哉三原龍橋鎮張氏子克禮早授學今右司魯公子羣之門既又從予講讀惇謹秀慧嗜學不厭子弟之實著於家庭者鄉黨無間言又能以餘力博求遠訪增益見聞

於是揚州憲司歲貢之籍次第名及戒行有日予告之曰子之家世有善評在鄉之月旦季父元卿僉廣東廉訪司事聲蹟卓卓流聞一時今雲南行省員外郎傳公彥升又子之外舅也內外姻如是濟以賦厚之資踐實之學其得預是選也固宜雖然百年養不足一日毀有餘昔賢之誨昭揭於前況今百里一步之始乎夙興夜寐之無忝言出行發之樞機勉之敬之以無負國家儲材待用之美意予雖老憊尚及見振鷺於西雝也夫

送呂元彬序

國家開設學校長育人材凡以建民極之中庸躋至治之馨香也若縣若州若府庠序徧洽於四裔其求諸人也由孝弟忠信以達於成已成物有事其實無事其華是雖三代之隆作新斯民何以加此故士之職於教者必其純誠博雅道藝交舉然後為稱此吾呂文質元彬所以命教於聲昌也元彬且行匄言為別乃告之曰聲昌為雍之巨藩控州二十有四異時縣武衛所奮將相

之臣便宜開府民俗尚氣槩崇勇毅敦重質直不事浮靡則固於今之所求者思過半矣元彬開之以明善誠身為忠為孝之實學殆見淳然興起勇往不難吾是以為元彬賀若元彬内則守約翁之冢孫外則鹿溪先生之高弟家法師法所謂尚有典刑者而方沈酣詩書澡淪禮法勉勉循循有進無止吾是以為學者賀繼自今聲之奇才秀民以其賢者能者論而上之府無虛歲吾又以賀元彬之果有進於成已成物矣嗚呼元彬其勉

之哉

送王君冕序

孔子嘗言忠信如某者有焉不如某之好學說者謂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夫以聖人清明純粹之稟退然不以自居好古敏求老至不厭其能出類拔萃獨盛於生民以來者可但諉曰天分乎有是質而無是學猶為棄井況質學之兩病又何議也蓋嘗以是求之朋遊中得吾王弁君冕年甚少志甚健受業南陽魯君子翬之門傳

得其宗視其外則恭而有禮察其中則剛而能柔湛乎淵如温乎玉如父母得之為孝子交遊得之為良朋此其全於付畀者固已百千而無一二矣廼能沈潜乎六經四子之文以究本原之所自以策進修之不逮孜孜矻矻窮晝極夜發為辭章理精而事達語老而意新如是而不止安知其不至於極耶今將觀光京師京師人文所基宏深博大之士肩摩武接樂於成美君冕歷登其門而敬納焉必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以助日新九

仞之山不難為也行乎慎之歸其有以語我

送權御史序

祖宗深仁厚澤涵浸幾百年中和所致美祥靈瑞仰而星虹雲露俯而草木鳥獸殆未暇數其絶異殊尤鍾為人才以待我國家用者前蹤後跡衮衮相繼故凡中外百司綱舉目張配虞朝之績熙邁周官之業廣非培植之久舉錯之精能為盛如此乎若御史臺翰林院主法之所守王言之所出兩塗雄峻華邃東西府猶榮視之

雖尊卑秩叙之有差一獲踐焉其為真賢碩能不問可知顧有出彼入此如吾權公伯庸者又可一二數耶公昔以廉明惠利歷試民庸有聲循吏矣皇上更化之初即以清風勁節置之六察俾糾繩外臺剛正之譽精允之評流聞乎西土者遠邇如一今年春復以雄深雅健之文待制翰林使召之日士大夫知伯庸者莫不歎嗟愛樂且謂公嚮於用矣嗚呼使吾君隨用隨得而無頗牧之思非祥瑞之絶異殊尤者乎於是相與作為歌詩

以宜其行俾某也道所以然某非敢先也執負弩之役也

送張宣撫序

元卿宣撫以忠信篤敬之行通明果斷之才當朝廷軫念遐氓西南衛藩尤要且劇擇可寄威惠之任者無問內外不次拔擢故元卿兩以虎符宣撫松潘容疊威茂六州嘗試與語土地要害俗尚異同與夫利病之所自設施之所宜究極詳盡使人聳聽嗚呼綰符職使者皆

若是民其無憂乎內艱去職專力問學儒生士大夫靡不造謁雖以予之衰晚迷謬亦不鄙遺今茲于邁京師過門道別且曰願有贈也予謂元卿孝弟行家忠順移國古人為學大端固已神會心得方且參稽前言往行以求充夫所受之良貴而不搖奪於人貴蓋千百不可一二數予尚何言抑元卿日所從事者四代書也真公衍義也陸公奏議也書以立其心衍義以開其學奏議以發其用精之熟之循序而體之則自今日引而為公

為卿將不外是而有餘師矣元卿其盡心哉霜風凜然
強飯自愛

送張憲副序

公卿大夫能世其家以幸哉有子稱願於國人者非謂
其高車駟馬震耀相襲也立身行道之榮令聞廣譽之
貴有光於前無忝於後是之取爾故雖名位之不侔不
害為善繼否則三命踰父凡幾何其不為辱先之資乎
若我奉訓大夫河西隴北道廉訪副使張君子高真其

家之象賢也繇祖都運公以宿德雅望表儀縉紳若父
恭敏公若叔宣撫公資兼文武有勞於國有愛於民史筆
班班流芳無窮矣奉訓生有令姿周旋懿範以純明剛
正之才篤孝慈友悌之行經史以博其用禮法以嚴其
防試之縣治即頒遺愛為御史為僉憲霜清月白西南
兩臺倚以持平故今命下之日識與不識皆欣欣相告
臺府不可不用斯人而斯人不得不為臺府之用嗚呼
若是者稱其為張氏子矣王事有程戒途在邇某告之

曰恭敏公雄才大畧為時名臣中外之職繁難之任它人抶過不暇者皆投機中會不失毫分于以簡是其垂裕後昆體正而法周矣世皇之知獨公輔之期世所同惜天其或者將貽之奉訓耶奉訓其益邁仁勇以濟世美以報國恩使未究於前者獲伸於後則夫所謂立身行道之榮令聞廣譽之貴不在此其將焉在某也蓋有所試矣

送智德融序

智昱德融參議得齋先生之孫成伯隱君子之仲子也其兄德明受業勤翁之門文行卓越士譽籍籍不幸蚤世德融嘗從予遊溫恭謹敏得諸天者既厚詩承禮接出諸戶庭者趨向又正故其學知用心於內日新之功方勉勉也今年春行省檄正華學徵言為別予謂古昔聖賢制為教法以成萬世之人宏綱纖目不一而足德融固已習熟見聞舉而措之於吾身矣成已者所以成物而明德者新民之本也豈外此而為術哉亦曰以吾

之德進進學者之德以吾之業修修學者之業耳孝弟忠信以端其本詩書禮樂以達其用莊敬以先之詳勉以啓之循序而進積久而成士風之興將不患其不美矣國家以經明行修設科取士真儒之用期底隆平小大學校任其職者可易視哉記有之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願為德融誦之

送李正德序

河東山西道肅政移書陝西漢中道所部有儒士李秉中者名儲曹史甲乙籍可輟以遺我凡四請由近制避道故不得已遣之秉中字正德諸遊從之良相與嘉賀既又來言曰正德其行乎予曰行也古人學貴有用有用非他入則用家出則用國二者而已未知出之用當於入之用者觀焉正德端良和厚誠實敏奕尊老倚之以為安長幼資之以為序而凡信於鄉黨朋友者不外是以為道也禮經文緯蔚然秩然故曰童之聲由近及

遠其出而獲乎上也豈獨吾謂之然若是則求之亟者
不為貪而應之緩者不為靳也雖然風紀之司至大也
曹史之選至要也以曹史較堂上尊卑固懸絶矣環數
千里軍府州縣貴而帥守賤而令長凡鞠躬屏氣伺候
聲色為進退者其勢均也蓋堂上總其綱曹史職其目
是非可否常先曹史而後堂上夫孰為要於此玉不以
至寶廢琢磨竹不以直幹廢羽栝子夏所謂學而仕仕
而學非兩事也感乎上者莫若誠信信乎下者莫若潔

已不逢迎媚悦以取寵不陰險深刻以持文守之以中正行之以敬畏舉吾所以悦乎親而信乎友者措之於此使堂上有得士之稱數千里無失法之議今日之用雖曰近小則夫所謂遠且大者又可以必其然於後日也語未竟正德來造別遂書以為贈

送楊景淵序

楊友景淵予家交再世矣學富而才良行修而名立得外祖龍溪公之傳有志於聖賢之所志者今將教授肅

州過予言別曰願有告也予謂國家盛治復古之日庠序徧天下景淵文行兩至求以表率學者莫子為宜若其教之本末先後二帝三王良法美意布在方册班班可考大儒碩師崛起於鄒魯微絶之後推闡究索至精至密幾無餘蘊景淵平日講習切磋積之吾躬者皆是物也夫何妄庸敢措一辭哉抑予聞人之言肅州距京師六千餘里為遠且外俗尚勇武教化漸摩恐未可以歲月言者是殆不然人唯勇也故能見善必為唯武也

故能見惡必去厭今王政一視同仁純任德教盡洗後世空言無實之弊上還古先惇典庸禮之舊使人因吾心之固有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為已事之當然曰父子親也君臣義也夫婦別也長幼序也朋友信也由如是之俗服如是之化興起之易風行草偃矣任是職者深體乎此不教以言而教以身不教以身而教以心優而柔之饜而飫之匡直輔翼而振德之異時為孝為忠為正直為節義升之朝廷列之庶位未必近地之

可班也景淵其勉之斯文修途兆於此矣景淵故字夢臣繇先世諱改今字云

送楊教授序

易良州同知焦溉臣從予遊者舊矣每為予道其妻兄楊君和卿之賢孝友慈良篤實詳慎且曰此紫陽翁族孫也譜牒具在嘗從釣臺韓徵君學廼能以其餘力究知陰陽五行之說過而問者咸服精妙今將教澧州路欲得子一言以助觀省何如予學人事而不得其要天

道之遠敢與知哉雖然不有驗於人者乎人之生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得健順五常之理以成性氣也者所以使人吉凶壽夭貴賤貧富萬變而不常非人力之能為也理也者所以使人行乎吉凶壽夭貴賤貧富一定而不易人之所當用力也用力於其所當為則為順天僥倖於其所不可為則為逆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不易之道也古稱善事者莫如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君平其有

真見者與和卿儒裔之良學君平之學者也言之凡近不予厭也

送孔提舉序

國家注意學校垂百年凡以人才出治之本莫此為急近自京師遠雖荒裔若路若州若縣曰教授曰學正學録學諭大小相維彼此相資莫不設官分職俾修教事以登濟濟多士之美既猶恐德意之未孚長育之未洽也又逐行省所在闢儒學提舉司以程善誘規模宏遠

於斯為盛視前代蓋萬萬也提舉之職其重若此提舉之選故在朝廷為甚難自有此司垂三十年陝西儒學僅得三人始則集賢學士勤齋蕭公再則國子博士虛舟王公今也聖師五十四代孫孔君弘道寔來弘道方內而圓外博古而通今孜孜其職以身為教西州後學與凡獲隙風望者皆曰中庸門戶之衣冠當自不同於庶姓耳且景星鳳凰人爭睹之為快豈不以非常之瑞得見為幸況吾人於聖師日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

乃獲睹脉絡之同儀形之肖其為快何但星鳳之瑞乎歲未兩周弘道遽起歸與之歎去就之速在弘道固自有準而竊計其來上距虛舟蓋已十年得之如此其難去之如此其易西州學者失宗之恨何時已耶此予所以深惜其去而不敢遽聞命也弘道其強飯自愛東郊之迓或可再乎

送殷良輔序

御史臺國家寓法之司百僚取法之地故凡職於此者

非名門世德之英髦必博古通今之良吏蓋其仁足以有守而無權度之失中知足以有別而無好惡之狥情勇足以有為而無理義之不顧有是三德翕受敷施上可以撫五辰下可以凝庶績朝廷於是乎得人聲教於是乎四達矣繇憲府擇任難慎若此非惟一世之法有所屹立而不傾而激厲羣品儲育衆才雖百世之用可以左右而逢原也嗚呼休哉陝西行臺經歷殷公良輔若祖若父帷幄舊臣顯有勞烈良輔讀書由禮嘗宿衛

仁廟以小心無過深簡睿知首拜監察御史迭居西南兩臺出僉河南北道肅政司事入為裏院御史再僉燕南道肅政及今長幕議六任幾二十年為執法所專有他署不得而借焉蓋臺評不可無良輔而澄清之具在良輔亦不得而自晦也有一其心萬變不渝奪生於死禦存於亡其仁為何如功無過褒罪無濫貶是是非非行所無事其知為何如國蠹則直斥而盡言衆闕則有犯而無隱其為勇又何如具是達德用纔十之一二持

此求退良輔能之乎愚知朝廷求人得人何惜名爵殆閔闕輔之民獲罪於天無所從禱不屬之良輔其將焉屬選報之聞洗耳以待

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仍謚忠貞後八年泰定丁卯王夫人鄭遣其壻開成路同知韓慶介興平縣尹鄭思義致詞于某曰先太師小心恭恪服勞王家始終五十六年遇知四朝榮生蓋不敢言哀死之典十餘年間綸命再下超踰五爵進號王封異姓之臣能此者幾閒自惟念國家於太師湛恩猶然而吾私家乃無一椽之屋以棲託神靈非大闕事歟於是相方居第之前面勢嚴正創廟三間左庫右厨前為大門繚以周垣凡皆于歸時

資裝餘財賀氏不一錢費今既告成矣不有紀述昭示厥初何以飭承祀於永久敢謁辭記之某謝再三不獲命則喟然曰禮家言古先哲王制為宗廟之禮以教孝天下自天子諸侯至卿大夫士亦皆得以等殺立廟其家五三二一之數黝堊蒼黈之飾貴有常度賤有常準雖曰不下庶人祭寢之文亦列于後此其尊祖敬宗之義為如何秦氏焚滅舊典先王良法美意一掃無遺歷漢及唐耳目之習久曠雖或時有論說公私之制終不

古復唐之名臣如王珪者猶以不營家廟為有司所劾宋韓忠獻王尚即寢行事文路公始立廟河南寥寥千數百年公卿家知以是為先者蓋寡矣夫人長慮及此序詩者謂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信知言哉粤若太師縣結髮入侍世皇險阻艱難從容閒宴無不與俱而忠敬淵實明練庶故簡在帝心為歲已久故上都留鑰之寄無以易之自正議大夫上都留守開平府尹進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獨任餘二十年豈

無他勲貴從欲以治克當上心者太師一人遂登宰席榮禄大夫中書右丞光禄大夫平章政事榮歸老也積行累功為國寶臣顯親揚名為家孝子神道之碑王封之銘班馬所述皆出上命揚休當世昭訓後来者日星垂而江河流是宜有廟以奉烝嘗如古諸侯之制非夸也禮曰始封之君為百世不遷之祖太祖於賀氏是已國家動遵先憲安知他日不有以此獻議者乎家子平章政事上都留守勝辛于延祐庚申矣仲子勗夫人所

生者亦蚤世今其孫某又將踐世職作名公考銘孔氏鼎其在斯人歟夫人聖武從征醫使龍崗先生之孫劉文貞公所謂一語立活萬家命者端靜淑明勉勉內政太師存也能以順事其歿也能以禮成君子是以知夫人好學有素又以知太師修身之效著於家者蓋如此云泰定四年六月吉日記

萱堂記

臨原老人惠君顯卿儒而隱於醫者也端謹和厚事母

程甥恭持其副求叙所以伏讀再三及先君玉山翁之詩不覺涕下蓋自恨昔者宴頑之不予也乃告之曰子孫之於祖考求諸其迹不若求諸其心成壞於歲年有數者迹也始終於天地無窮者心也子之視父母今何殊於昔温恭朝夕之容左右服勤之事毫髮日用靡不是似雖歷萬子孫祖考猶在也堂何爲哉昧人受之中忘子生之愛孟子所謂世俗不孝者五而一有焉祖考之遺風餘韻掃地盡矣是陳迹者不徒爲興嗟之地乎

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雖然臨原之心元輔能為心矣臨原之迹元輔其能不復之耶吾知臨原之精爽洋洋乎如在左右其必曰孝孫有慶世元輔而守之者尚知勉哉至治改元九月望日記

明善堂記

涿郡姜汝楫濟川之子煒過予而言曰先君平日好賢樂善受知太子諭德勤齋蕭公家構一堂為燕休之所請名於公公署以明善名嘗言求記於先生以達訓義

命肄業吳氏堅勤不異寒暑吳氏察其殊常子弟以女
女焉經始立家室公事私業如期而集每以精巧中程
度獲譽考功售諸人者無不意滿謂工當其直也母氏
既亡迎養其父殆十年愛敬之誠風動隣類其歿也度
不能返葬買地府之南而安厝焉數厚餽其弟求致母
喪合葬之日啟視父墓有若藤葛之蔓者周紹其棺牢
不可解衆咸嗟異卜師曰此休徵其孝感歟為人惇謹
淵實謙恭和易賦予既厚而保守無失能知義取能遠

利嬉自幼至老外酧内應無一言之妄一事之苟是其於五品之遜有不待教而神會心得茲所謂善人者非耶勤齋先生舉子思孟子相傳之要以示濟川豈不曰可與言而言其知濟川亦深矣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所謂善也精微之蘊其凡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本於信而根於心經五典而緯萬事明之則知昏之則愚聖賢之教首以格物致知欲人曉然知天衷所畀決不可不為而為之必用其極則是善也真為吾物矣十室之邑

雖曰必有忠信而學之不講亦安能必他岐之不窘吾步耶勤齋以聖賢之學期濟川朋友切磋不復可得而有矣嗚呼惜哉然詩之言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濟川以羈旅之童不階分寸為起家始祖有田可耕有屋可居其艱甚矣好德之譽流閭鄉黨儒先長者樂告以善垂裕厥後者為何如耶繼今以往登明善之堂人將曰父作之子述之濟川為不亡且煒與其兄煜融融怡怡盡歡北堂播構之任有引無替匪進而與之蓋試而知

之也至治改元十月朔旦記

關侯廟記

天地以盛大流行之氣化生萬物而人為最靈故人之忠魂義魄雄健勇烈首出羣倫者其取天地之氣尤多生而威震一時歿而惠及百世理有固然無足疑者蜀漢前將軍忠義侯關雲長羽距今千數百年世雖有易而人心之歸無改也上焉有國封之為武安王廟之為義勇為顯烈下焉郡邑鄉井繪而為圖衆以時享繪而

為像宇以常尊至僧廛道聚亦皆寓以香火蓋侯之奇
功偉烈載諸信史者固不能以遽數而精忠大義炳如
日星雖曹操姦雄詭秘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甘誘百
至卒不能毫髮移其心於事昭烈者艱難險阻竟以戰
死此其剛明正大之氣得諸天地者若是其多則其遺
靈餘響助發人心於無窮豈容與尋常隨起隨滅者一
槩論哉肹蠁幽莫有感必通此所以祠宇獨遍九區而
非他神專食一方之可比也鞏昌府仁壽山有廟在焉

相傳金大定間西兵潛寇城幾不守乃五月二十有三日見若武安狀者率兵由此山出賊駭異退走遂即其地廟而祀之今他郡皆祀以十三日獨此邦用是日答神貺也皇元戊午汪忠烈公神交千載慨遺構毀撤首營正殿于後授兵告伐應捷如響貞肅公敬成先志有嚴像設躬薦蘋藻文貞公又繪東西序今中丞監郡日偕都總帥某同知總帥祁永昌總管蒲某捐俸益加樸斲擇修潔有道之士若周道廣譚守明楊應琪李混然楊

筒然先後以主廟祀混然由父故出私財夾建兩廡市地拓廟垣遠近爭附益之伏羌令席珍大使王某別叔拜殿又以餘鏹置田百畝俾永給廟費泰定二年混然乃門其前而廟之壯觀始備矣中丞以書来言曰盍為我記之伏惟侯之食此土也雖曰有素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凡今羣民水旱疾疫盜賊兇害無所於訴者必侯焉依侯其私此土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忠烈公世授雄傑出入將相實與侯氣誼相頡頏精誠所達

固足以收亡合散是役也始之終之不懈益虔嚴翼顯敞實稱神棲侯之雲車風馬翱翔上下所以久此而福聿民者孰謂其不是致哉嗟爾聿民神不福淫毋諂毋怠輦石以斲碑者道士馬元正也泰定二年十一月望日記

西亭記

天歷二年秋滑臺宋公以嘉議大夫來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適丁氣數之變饑饉疾疫民之

流離死傷者十已七八公居不安食不飽凜凜焉如救
焚拯溺凡可以迓續民命者慮無不周力陳數事皆振
恤大計民亦以是有望復生一日過予言曰僕以非才
誤列周行中外任使奔走經營雖無分寸功能裨國助
民然亦不敢擇事難易以為趨避由先父耋老左右無
就養者恩命屢下則亦屢辭暨乎免喪積疴在躬不復
有如昔時矣今茲之來中臺遣人趣行者五思天命而
悲人窮不敢自為謀也滑臺所居之西築亭以備燕休

因命之曰西亭金堤在其東龍門出其南西列太行之秀北峙黎陽大坯之雄雙潭逕流以膏乳原隰每周覽其上朝輝暮采景變不同而同於夷曠蓋已十有三年矣子能為我記之乎予俯而思仰而歎曰公方以正直剛大之氣主張國是慈祥豈弟之政勤恤民隱上得所託下不失望西亭之築乃在十有三年之前得不為太早計乎樂吾之樂而忘與人同憂其憂昔賢嘗有是議矣抑荷擔者思息肩行遠者思稅駕此人之常情事之

必至者又何遲速之云若韓魏公伊周當世身任安危
乃有羨於樂天作堂私第扁曰醉白亦以見其夙心也
其年冬公果由勞勸宿疾是蠲移書東歸明年至順改
元詔以中奉大夫進位侍御史蓋不許其終辭也予固
謂公畏懼盛滿勇於易退世亦豈容遽舍公乎然予聞
公晨起登西亭非敢自安足不入內戶讀書接賓客終
日端坐儼然若有所思蓋以此寓端本澄源之習為子
思所以事親為臣思所以事君期吾分內事表裏俱盡

不使一毫私累得以乘閒為此心天理之病豈直以遐觀廣覽如欲快眺物適情者之為之也嗚呼有公之忠孝則西亭者神持鬼護於無窮如曰室通人遠則開奇發勝不知其幾西亭也亦焉能為有焉能為亡邪公名崇禄字壽卿云閏七月望日榘菴同恕記

經歷司題名記

凡官寺必置幕職所以輔翼長貳總攝掾曹相成一官之治使無曠天工也故長貳禮敬之曰賓不敢以吾屬

待之朝廷簡修進良之選莫此為慎況陝西行臺體貌
如此之重臨制如此之廣吏治得失民俗汙隆陽舒陰
慘一資幕議自非真賢實能素孚人望胡可處此天歷
二年以燕南肅政僉事善已勑良輔為經歷西臺監察御
史李守仁為都事廉整淵實明練博達所謂真賢實能
素孚人望者關中遭罹天孽民輾轉溝壑幾於周之靡
有孑遺庶政之艱什百異時兩賢次第輔成臺治施實
德于民以冀悔禍正法守于上以謹官箴可謂余不負

丞矣間者都事君致臺端之命以題名記見屬且曰題名有石其來舊矣今不準堂義而為之是無勇也幕記敢併以請然時絀舉贏人謂斯何余既不得辭乃告之曰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當艱棘迫迮之秋補整暇未為之典非識深慮遠者不能是非之心人皆有此石一立後之來者指其名氏詢其用世人將曰是閭閭侃侃能上說下教者是容容唯唯能逢迎詭隨者是廉靖有守為上所信者是矯僞無常為下所病者一寓目之頃

良心感悟去彼取此其有益於政事之書顧不多乎當務之急孰先於此十二月望日記

服善堂記

中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青社王公仲懌名其所居之室曰服善蓋取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以自警省至矣哉公之為心也乃者求記於予予聞命且喜且愧其喜也聖賢為已之學汲汲乎無傳也久矣公獨聞而知之其愧也竊亦願學焉老死不

能以寸何辭以復公姑舉論語二十篇聖人所以稱顏子者為公誦之淵淵乎此顏子之極功作聖人之能事蓋顏子於聖門始乎視聽言動之請事斯語以極乎高堅前後喟然之嘆未嘗一念不以聖人博文約禮循循之誘為已任擇乎中庸博文也得一善則服膺勿失約禮也其曰語之而不惰者不惰此也其曰吾見其進也進乎此也曰如愚曰非助我者曰好學曰賢哉賢哉雖辭有抑揚要皆喜顏子之能擇能守實有是中庸之德

也茲不曰作聖之能事乎或有疑顏子明明德以尚之新民之功其如不見何顧不思聖人既許以用舍行藏惟與我有而於為邦之問獨以損益四代之制告之使其進為於世皐陶伊周各之所至將不能乎抑斯言也論語所不載子思亦以為中庸之標的豈一時門人未之有聞而子思得之於過庭歟今公既有事於此矣予亦以是得公之心及公之用由削牘省部聲實卓然已推令器漕司失官舉以運判計度周而防禁密海舟如

期輸瀉以石計者三百五十餘萬自有此司數無與比
大臣嘉奬之領山東鹽運民惡勿施吏姦必去均齊竈
戶之勞差次富商之售法行而課溢此則公有獻有爲
不解于位也擢居戶侍主經費經用今昔出入之議謂
賦入數倍於前不可復加費出之夥歲無紀極今民窮
財匱什百往時當節用以愛民更張以善後具摶裁振
拯之方冊上之參議樞庭邊將大小久沉版授者數百
員議當改秩以璽書勑書寵光之可勸盡力廣海軍守

觸瘴死者甚衆請增衣糧鹽菜之給以厚其生奏皆可
此則公忠誠惻怛不隱於為言也若聖上登極以戶部
尚書整辦供億事體重大應變如響始完而終洽置諸
太禧宗禋院俾視一世皇原廟祠享蓋異數也遂踐宰
席親承玉音陝西民務之大今以付汝其簡聖知為何
如蓋公以英偉明亮之姿忠信篤敬之行推吾服膺之
善不惰而進焉以造於極嗚呼顏子舍之而藏者也公
則用之而行者也睠顏之人亦顏之徒異時弼致中和

之所以為小人神姦鬼秘鬼狡狐妖惟恐藏之不密人之或我知也然則我將奚從將明而為君子乎將暗而為小人乎故大學孔氏之教首以明明德為言蓋吾此德得之於天虛靈洞徹萬理咸備初無一塵之汚一毫之翳使其日用之間酬酢庶務輕重短長如尺度權衡錙銖分寸皆得其平天之所以爵斯人者不既尊且貴乎一或以物我相形之私穢涅其間日引月長向之所謂虛靈者變而為昏塞矣向之所謂皆得其平者不失

之輕短則失之重長而各倚於一偏矣是自昧其天也然出幽則入明其幾在我間不容髮可不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乎陝西行臺經歷張君子安扁其所居之屋曰明軒參政李公仲淵為之頌發揮其義無餘蘊矣乃復以記見屬予惟經歷君顯顯印印如圭如璋憲府之用著績中外者歷年多矣廓然大公物来順應此心之鑑懸照炯然妍醜之来物各付物而我無與焉人皆服其明而不知君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所以保吾所有者乃

在於人不及知我獨知之地其真得孔氏之傳者與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敬為君誦之至順改元十月己未槃菴同恕記

槩菴集卷三